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七回 一枝梅徐府殺頭陀 慕容貞李莊還首級

卻說靜空僧聽了花省三之言，便道：“大丈夫豈做暗事，到是明做的好。”文忠道：“使不得。那徐八何等利害，豈能當面傷他！即使僥倖成功，他家人門客，呵氣成雲，內中不少有本領的，你想走得脫麼？這個一定使不得。”靜空道：“如此說來，還是暗做罷。”文忠道：“師父替弟子報此仇了，定然重謝。就畝師父在家，常年供給，亦好教習拳棒工夫。只是今夜就可去麼？”靜空道：“有何不可？只是出家人，沒有寶刀在此。”文忠道：“這個不必費心。”隨命家人取出一把刀來，真個剝鐵如冰，價值刃金之寶。那靜空僧把衲襪卸去，裏邊元色布密門鈕扣的緊身，把頭上金箍擦一擦緊，將刀倒插在背後腰內。文忠吩咐一個家丁引領師父到太平村去，遂篩了一大杯酒，雙手奉與靜空。靜空道：“二位少爺請少待，俺去取了他首級就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把酒接來，一飲而盡。

正要動身，花省三道：“且慢。師父，你可認得徐鳴皋麼？”靜空道：“從未會過。”省三道：“這卻豈不要殺錯了？須要明日先去會過他面，然後夜間可去。”文忠笑道：“畢竟老三細心。只是一件：若然明日先去會他，這徐八的賊眼何等利害，他看師父形容古怪，恐他夜間防備，那難下手了。”文忠道：“何必囑囑蘇蘇。你只到他家房屋上面，尋得他的臥房，他定與老婆同睡，把來一起殺了，豈有錯誤。”文忠道。

“馱子，他不像你，夜夜同奄妾睡著。他卻不喜女色。我聞得他每日同二個結義兄弟，在書房裏安睡。”省三道：“有在這裏了。師父，你只去到他家第四進房子，居中有一只大廳，在西首的一並排三間，就是他的書房。只要從那書房天井裏下去，在窗眼裏一張就見的。況且天井又大，又有樹木假山，可以藏身。若說這徐八的面貌，有一個比眾不同的見證：他生就一個白裏帶些紫紫的‘同’字臉，二道劍眉比眼睛還長，鼻正口方，生得不長不短、不瘦不肥的身子。隨他這一雙眼睛。如閃電一般，已與別人二樣。只是睡熟了，卻分不出來。獨有這二只耳朵。比別人要長出一半，真個二耳垂肩的異相，所以比眾不同。師父只要依了我言，萬無一失。”靜空僧道：“貧僧曉得，俺便去也。”遂同著家丁出門而去。

這裏李文忠弟兄同著省三與四位教師，重整杯盤，開懷暢飲，只等這頭陀把徐鶴的首級提來。那徐定標十分得意，暗想若得成就，我的功勞也不少。歇了一回，只見送去的家丁回來，眾人急問道：“怎樣了？”家丁道：“這個師父真好本領。看他身體雖是壯大，卻比飛鳥還輕。我送他直到護莊河邊上，指與他看了，他只一縱，那三丈闊的河面便過去了。再是一縱，已到屋上，猶如燕子一般，只二三跳，就望不見了。我恐怕他們巡更的看見了不便，故此先自跑回。諒來一定成功的。”眾人聽了大喜，都贊那頭陀的本領。

我且說那靜空僧上了瓦房，連窺帶縱，來向裏邊。到了第四進大廳，果然西首有三間向南的書房。就跳在天井裏面，輕輕走至窗邊，向裏張看。只見裏邊燈火明亮，二人正在那裏弈棋。定睛細看，都是白面書生，相貌標致，生得斯文風雅，不像武夫；況且眼睛並不閃電，耳朵又不垂肩，與方纔所說的不同。室中更無別人，心中疑惑。

列位，你道這二個卻是何人？原來徐鳴皋與徐慶、羅季芳三人，昨日動身到蘇州去了。因為聽得姑蘇蘇都觀內，設立百日擂臺，選拔天下英雄。只要勝得臺主，官居極品；打得臺主一拳，黃金一錠；踢得一脚，彩緞一端。現下遍貼傳單，即日便要開臺，把家事托了江夢筆代管。那一枝梅不欲去，就托他在家照應。只因天氣炎熱，睡不著去，故此二人下一局棋消遣，正在相爭一角。那一枝梅道：“江賢弟，屋上有人下落地來也。”夢筆道：“並不聽得聲響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我去看來。”

那靜空聽得此言，知道這人是個利害的，心中早已懼怯。只見那穿青紗衫的立起身來，知道不好，便把身子向假山背後一躲。誰知一枝梅的眼黑夜能辨錙銖，何況月明如晝？早被他看得分明，一個騰步，已到庭心。靜空要想走了，被一枝梅起三個指頭，夾背心一把擒拿，正拿在天頸骨上。那靜空頓時遍體酥麻，雙手舉不起來，任你全身本領，只好束手待斃。夢筆聽得，走出來道：“果然有人麼？”一枝梅道：“賢弟，卻是個賊禿。身帶利刀，非是偷盜，便是行刺。”靜空道：“徐大爺饒命！下次再不敢來！”一枝梅道：“你只實說，那裏人，叫什麼，來此則甚，我便放你；若有半句虛言，叫你一刀二段！”說罷，把他腰內插的寶刀，拔在手中。那靜空僧嚇得慌了，他便怎麼長，那麼短，一本實說，“現在他們等我回報。都是他們指使，不干我事。”一枝梅道：“當真實情？”靜空道：“半句沒虛，都是實說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既然實情，卻是饒你不得！”手起一刀，頭已落地，鮮血直噴，那尸骸倒在一邊。把個江花唬得心裏跳個不住，便道：“這卻怎處？你殺他則甚？何不把他送到當官，也好問他李家指使刺客、夤夜行刺的罪名。”一枝梅道：“這些賊官同他一黨，送去總然不濟，還是一刀的干淨。”夢筆道：“如今尸骸怎樣安排？李家不見這禿驢回去，定知是我們殺了。明日被他告發，倒卻利害。”一枝梅道：“賢弟但請放心，凡事有愚兄在此。”便向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瓶兒，將指甲挑出些藥末來，彈在那尸骸頸上。說也希奇，片刻之間，把個長大漢子消化得影跡無蹤，只存一灘黃水。夢筆見了，唬得舌頭伸了出來，縮不進去。便道：“大哥，你把這腦袋索性一起化掉了，還要放在此則甚？”一枝梅道：“我自有用處。”說罷，把衫衣裏得緊緊的，束了一條帶子，足上脫去靴子，裏面自有軟鞋，就把這口刀插在腰間，一手提了頭陀的首級，對夢筆道：“賢弟少待，愚兄去把這東西拋掉了就來。”夢筆欲待回言，只見他向屋上只一竄，快如電光一般的去了，暗想：“怪不得他名揚四海，果然劍客之流。他的飛行之術，勝我二兄多矣！”

我且按下他在書房等候。再說一枝梅出了太平村，竟到李家莊來。不多半刻，已到門首。他便跳上瓦房，尋到裏邊。只見花廳上燈燭輝煌，知道他們都在那裏飲酒等候。

那花廳對的上首，卻有一只六角亭子，便將身躍到亭子上。上面把左足鉤住亭頂上的葫蘆，那身子斜掛下來，做個張飛買肉之勢。抬頭觀看，恰好正對花廳。見廳上邊擺開二席，下首一席坐著四個教師模樣。那朝外的一個，認得是同鄉徐定標。上首的一席，中間正位空著，朝西二人，都是公子模樣，諒必李氏兄弟。朝東坐著，是秀才打扮，知道就是花省三這篋片。只見朝西坐那面黑的說道：“去了這好半歇，為何還不見來，敢是被他捉住了不成？”那個面白的道：“總是不能下手，故此在彼守候。”只見那堂下二旁站著七八個人，內中有一個說道：“我方纔見他上了瓦房，躍至裏面，好似往下跳的光景。”那秀才打扮的接口道：“據門下看來，只怕有些不妙。”徐定標道：“花先生何以見得？”那人道：“凡做這件事，第一要精細靈巧，智勇二全，方為妥當。若靠了本領高強、力大，卻粗莽大意，便不相干了。你看這靜空僧粗心浮躁，是個莽和尚，去了這許久不回，慮他凶多吉少。”一枝梅聽得清清楚楚，想道：“都是你這賊挑撥弄火，助桀為虐，今日請你吃個小苦頭。”便把那頭陀的首級提將起來，大喝道：“徐鶴的腦袋來也！”照著花省三劈面打來。不知可曾打中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